

Dadi de Zhongsheng

大地的钟声

【19 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和感官文化】

[法] 阿兰·科尔班 著

王 斌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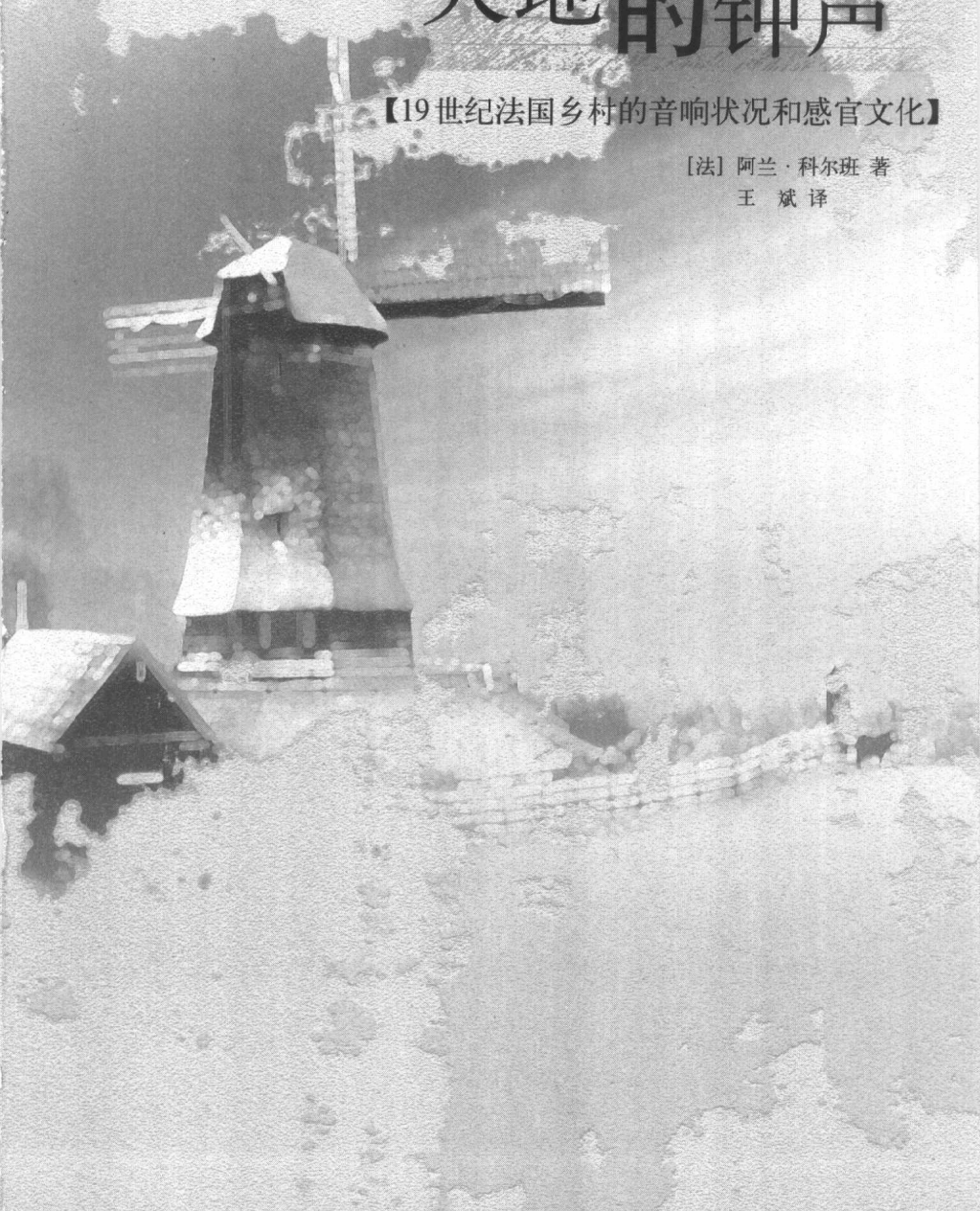
Dadi de Zhongsheng

大地的钟声

【19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和感官文化】

〔法〕阿兰·科尔班 著

王 斌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Les Cloches De La Terre

by Alain Corbin

©Editions Albin Michel S.A.-Paris 1994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1-04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地的钟声:19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和感官文化/(法)科尔班著;王斌译.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9

ISBN 7-5633-4189-7

I.大… II.①科…②王… III.①法国-近代史-19世纪
②钟-文化史-研究-法国-19世纪
IV.K565.4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2252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恒智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通州区杨富店 108 号 邮政编码:101149)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1 字数:276 千字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4.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探索非现实

法兰西共和国八年霜月四日(公元 1799 年 11 月 25 日),布列纳区(奥布省)镇政府“派”秘书前往一起“丑闻”发生的地点^①。当地居民置法律于不顾,“多次敲响钟声而且时间很长”。秘书三次赶走人群,关上钟楼大门,“一大群妇女,老老少少,三次冲破大门。正如我们所记录的那样,她们行为过激,是为了纪念很久以来人们总是在所谓的圣卡特琳娜节上狂热地敲钟。钟声断断续续,一直响到下午 3 点,政府派代表去也不能阻止。一位政府官员由助理陪同,他俩斜挎着肩带来到人群中,登上钟楼,该官员以法律的名义要求在场敲钟的儿童和女公民们立刻停下来,否则会被逮捕”。

然而,那天“令政府官员们大吃一惊”的是,“夜里 8 点差 1 刻”,钟声又响起来……政府派人赶快查明原因并立刻阻止事态发展。官员来到上述的钟楼上,询问敲钟的几个孩子是谁教唆他们做出这么异常的行为。听了孩子们的回答,就派人给在附近迷路的,可怜的科雷兹省士兵指明道路,让他们回去。“这几个公民[孩子]承认了错误,对自己一时冲动做出的事情追悔莫及。”

这次丑闻之后,霜月十四日(12 月 25 日),政府官员及其助理在“政府秘书的陪同下,带领着一队敲着军鼓的国民自卫军,来到

^① 节选自——以下摘录出处相同——布列纳区镇政府决议。奥布省档案馆 1354。黑体字为作者强调,以下相同。

平等街,在众人面前宣读”了八号的法令,重申禁止敲钟,这“让在场的人非常吃惊,引起了一阵骚动”。

以上文字节选自政府决议记录,基本反映了整个事件,也就是说相互无法理解的情况。当权者通告废除长久以来因狂热崇拜而敲响的钟声,他们为民众敢对抗法律感到愤怒,为共和国的礼仪竟毫无效力感到震惊,更震惊于“政府的代表”面对“过激的群众”竟束手无策。妇女和儿童用放肆的行为对抗政府对“奇特行为”的不理解——这种不理解是伪装的,戏剧化的,还是真实的?而其他公民,事实上,他们诧异地接受了制定已4年多的法律。

时间飞逝,让我们看看1830年的情况。法律已经改变了。从共和国十年起,就已经允许在主要的宗教仪式上敲钟。但是互不理解的情形依然存在。1830年12月6日,布列纳——又变成布列纳堡——镇长写道:他想要回应奥布河畔巴尔区区长的愿望。区长希望本区的国民自卫军获得装备和武器。不过,镇长拒绝为此增收特别税:本镇1800位居民大部分都是“葡萄种植园主[……](原文如此)生活并不富裕”^①,而且当年的收成特别差。布列纳堡有三口完好的钟。第四口——也就是“最大的”那口——却裂开了,“好几年不能用”,估计能卖四五千法郎,这样就可以给自卫军购买装备和武器,给学校修建一座房屋,还可以“给教堂买一座钟表”。镇议会决定把钟拍卖。此举表明七月王朝初期,外省的市政官员们内心充满着进行现代化的愿望^②。

镇里的官员吃惊地发现,他们没有充分估计到拍卖钟引起的反响。1832年12月,拍卖会那天发生了“暴乱”。据镇长所述^③,

① 节选自布列纳镇议会决议记录,1830年12月6日。奥布省档案馆20774。

② 事实上,教堂财产管理委员会委员们的要求使议会改变了计划,决定将拍卖所得设成给该委员会的公债。这样,镇议会取消给委员会的年补助金。而由委员会指定负责管理资金和收入的教士和市民委员会,并将资金和收入用于堂区教堂。

③ 布列纳镇镇长给奥布河畔巴尔专区区长的信,1833年1月10日。奥布省档案馆,V41。

“狂热的人群”“叫骂着”冲进镇政府大厅。区长说有 80 人。这是布列纳堡自七月王朝建立以来发生的第一次混乱。然后,要求取消拍卖的请愿声到处传开了。

特鲁瓦主教认为^①,这是一群“正直的人”,他们备尝“艰辛”,出于无奈做出这样的事。他们反对拍卖重达两吨的钟,因为大钟成就了父辈的欢乐与骄傲;伴着庆贺的钟声,他们来到这个世上。相反,在镇长眼里这是一群“乌合之众”,区长则认为他们是社会的最底层^②——是“国家的一切不安定因素”。“下等小酒馆”里满是这种令人厌恶的粗人。他们不承认标志着新体制的“议会形式”。捣乱分子事实上是“黑袍之人”(神甫)的亲信,他刚刚建立了一个叫圣樊尚的团体,就把他们召集在这里。“狂热的崇拜者”计划在“卸下”大钟那天再煽动一次“聚会”。他们准备采取一切手段保住第四口钟,而此钟已“没有任何用处,只能发出震耳欲聋的噪音”。

镇长惶恐不安,要求国民自卫军在那天保护他,专区区长则站在他身边给他壮胆。听听区长是怎样描述整个事件的^③:“[1月]30号整整一天都忙着从钟楼的窗户推拉拆卸钟[……]。晚上,钟快卸下来了,所有的人都聚在教堂四周。[……]钟刚一落地,人群就拥了上来。男人们拥抱着钟,嘴里不住地起誓,女人们念叨着所有圣人的名字,想阻止它被破坏。她们哭泣着献上最深情的话语,让孙子们亲吻钟身。我承认根本没想到会有这么虔诚的一幕,我似乎回到了距 19 世纪相当遥远的从前。”然后喧嚣声渐渐模糊了,这个奇特的冬夜同样朦胧了。“人群慢慢散去,我们只看到几个人趁着夜色,秉着摇曳的灯烛,还来虔诚地张望一下。”

① 特鲁瓦主教给布列纳镇镇长的信,1832 年 12 月 15 日,镇长引用。奥布省档案馆,V41。

② 奥布河畔巴尔专区区长给奥布省省长的报告,1833 年 2 月 2 日。奥布省档案馆,V41。

③ 引自报告,同注释②。

区长很清楚,仅仅说是教士的影响还不能解释群众的激情。“在这个村镇,”他继续说,“同一个教士 1830 年的时候害怕群众的过激行为不敢出门[……]今天却成了圣樊尚教团的头脑。1793 年时,就是他褻渎教堂,砸断十字架。”总之一句话,政治性的解释只不过是信口雌黄。区长突然发现人们钟情于一种评判系统,而他对此很陌生,所以他吃惊不小。

这个有教养的人本该做出另一种反应,读读布里耶纳的回忆录,布列纳的钟声好像是村里充满诱惑的钟声的象征,浪漫主义作家不断地颂扬它。拿破仑在吕埃公园散步,听到钟声就以为是这里的钟在响^①。这就是敏感的社会精英和“社会最底层”民众的激情相呼应的证据。

125 年以后,一起与钟有关的事件分裂了位于科唐坦半岛南部诺曼底丘陵的村镇隆莱拉拜^②。教堂的钟楼是树木环绕的一座本笃会大修道院的遗迹,1944 年遭到德国人的严重破坏。多年以来都是镇政府楼顶的报警器“中午”给这里的农户报时。1958 年,钟楼完全修复了。大部分议员决定从此用古老的三钟^③报时就足够了,议会准备把报警器用于消防队员的训练和火灾报警。

得知这个决定,镇子沸腾了。那年在隆莱拉拜,宏钟事件比 5 月 13 日戴高乐将军重掌政权或全民公决还让人兴奋。“各村”居民——也就是说各小村庄和偏远地方的居民——要求保留正午报时的报警器。他们声称在离教堂最远的地方做工很难分辨出钟声。相反,“市镇居民”如同议会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对钟声的美学特征非常敏感,尤其难以忍受每天报警器聒耳的尖叫声。

这个镇子坐落于安德烈·西格弗里德所说的“教士民主”地区的中心,居民都很虔诚。然而,钟声是宗教仪式的标志,尽管“农

① 参看下文,第 308 页。

② 我们在《时间、欲望和恐怖》中提到这个事件。《时间、欲望和恐怖》,巴黎,奥比耶出版社,1991 年,第 230 页。

③ 指一日三次信徒做祷告的钟声。——译者注

民们”^①也云集观看宗教仪式,但和钟声相比,他们更喜欢政府的乐器给公民发出的声音——最初这只是消防队队长的喊声。

古老的等级意识在争吵中重新浮出水面。地方主义情绪慷慨激昂。“乡村居民”抱怨“城镇居民”,戴高乐主义者指责贝当主义者。冲突中揭露私生活也变成了一种策略。旧恨未消,新怨又起。原本隐藏的怒火压抑不住了。“农民们”来到“市镇”,破口大骂,投掷石块,心里埋怨神甫、医生和公证人。

邻近小城栋夫龙的本堂神甫借星期日大弥撒来劝双方和解,但毫无效果。相互不能理解,彼此觉着奇怪,再一次成为整个地区居民的反应。其中同样充满了揶揄嘲弄。加布里埃尔·舍瓦利耶的小说《钟槌》发表于大约20年前,获得巨大成功。《唐·卡米约的小世界》让镇长和神甫在钟楼里的争斗家喻户晓。此事为《法兰西晚报》欧洲号第一期刊登,并以悲剧告终。几周以来,镇长为此殚精竭虑,他可能左右为难,最终得了心肌梗塞。镇议会的小权贵们集体找到一位老国民议会议员——这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住在家乡隆莱拉拜——恳求他接受镇长职位,解决这个变得无法解决的冲突。

35年来,我时常思考这件事,我惊讶地见证了这件事,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个无足轻重的参与者。我知道今天如果某些人喜欢用报警器日常给大家服务,虽然有些反常,但不管怎样决不会让人意外。1958年隆莱拉拜的“农民”自发地采取了奥恩省祖先的手段。七月王朝初期,他们行为野蛮,要求保留钟的世俗用途^②。人们更喜欢报警器的声音表明了感官文化的颠覆、评价方式和民众感情的转变,这正是本书的主题。

怎样理解我们已经失去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刚刚失去的世界呢?怎样研究那些发生时间接近但距离甚远的事件呢?也许

① 我们尽力使用冲突时各主要人物使用的词语。

② 参看下文,第173~174页。

为此我们要特别留意那些非现实的、不寻常的和细枝末节的事情。人们互不理解的形式最初毫不引人注意,随后又演变和发展,也许我们对此也要进行研究。

这样看来,地面的钟声曾引起那么多被忽视的冲突,被遗忘的豪情,钟像是个非常合适的研究对象。

19世纪乡村的钟声,在另一个时代则变成了噪音。人们曾用今天业已消失的情感系统去倾听,去欣赏它。这钟声表明了人与世界,与神圣的另一种关系,表明了人存在于时空并感受时空的另一种方式。解读周围的音响环境也进入了个人和集体身份构建的过程。钟声构成一种语言,建立了一种慢慢瓦解的交流系统,它有规律地调节个体之间,生者和死者之间被遗忘的关系方式。它允许人们用各种今天已经消失的形式表达同在的欢腾与喜悦。

有关钟的事件在那时不胜枚举,这些事件揭示了一种同样业已消失的对象物情有独钟的方式,一种变得令人无法理解的情感游戏。遏制当局的声音从中心地带向四周辐射,是人们急切渴望地表现自己占据优势的形式,但是今天看来这些好像无足轻重。要拥有这个特权,需要下大赌注,会在当地引起大量的冲突。

研究这个对象还有另外两个目的:(1)我们有机会思考历史盲点的根源;(2)思考边缘化的过程,思考大量沉睡的研究材料和这个淹没于文献堆中的不为人知的大陆形成的过程。皮埃尔·诺拉指出:“今天我们面对大量的历史资料,既看不懂,又没有驻足研究。”^①在钟的历史方面尤其如此——“钟的”这个形容词几乎不再使用了,它从前属于通用语,其本身就具有揭示某种意义的作用。在此,关键不是反对逝去,反对遗忘。想一想,现存的资料可以研究法国19世纪发生的大约1万起与钟有关的事件,才是合乎情理的。尽管当权者一副蔑视的神态,但是他们非常关注并

① 文化与社会历史研讨会上的意见,巴黎一大,1933年3月。

且严密地控制着钟的使用。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管理制度的目的之一。

19 世纪发生的几千起小麦事件吸引历史学家对此做了大量的工作,而有关钟的事件最多只有几篇无人知晓的文章。想不再无所作为就得倾听古人,探索他们的激情而不要对之主观臆断,这样才能使对声音状况解读不足的情形一去不返。

钟的历史还能给我们一种特有的快乐,那就是研究当事人意想不到的情况。19 世纪的农民可能不会料到,历史学家通过规章制度能清楚地了解敲钟人的愿望、乡村警察的怨言和给钟表上发条的人的要求。总之,他们不会想到,我们能神游古今,古人的惊讶就是我们的乐趣。

目 录

探索非现实	(1)
-------------	-------

一 保卫音响身份

1. 感官文化不可能革命	(3)
稠密的声音网络	(4)
交换的时代	(8)
感官影响的减弱	(13)
时空的非神圣化	(25)
分裂派的胜利	(34)
2. “夺走钟的人”	(48)
村镇的自尊	(48)
几个村镇之间的争斗	(51)
卸下钟和身份的混扰	(56)
戏中戏：竞争、仇恨和积怨的形成	(65)

二 乡土观念

1. 集体的钟	(77)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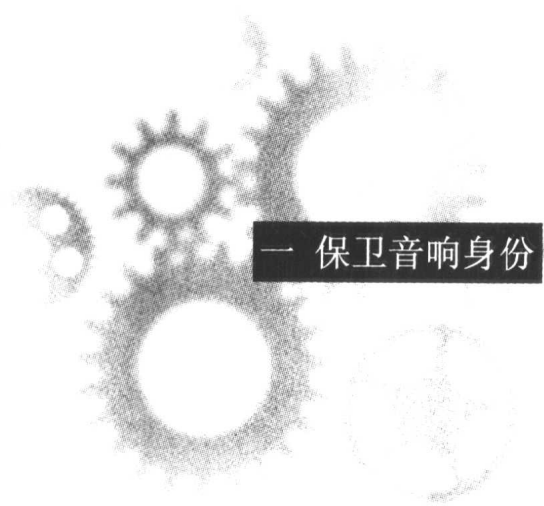
身份的象征标志	(77)
在村里铸造	(85)
2. 人的听觉标志	(101)
钟、空间和地域	(101)
交织的节奏	(117)
社会划分的公告书	(149)
3. 厚重的真实	(169)
信息的旧体制	(173)
集合的命令	(184)
警报的普及	(203)
控制喜悦的钟声	(213)

三 敲钟的权力

1. 地方争斗的代价	(219)
害怕受辱	(219)
地域象征性的合并	(223)
2. 控制音响信息	(232)
钟铃、机械和表盘	(232)
敲钟人的骄傲	(239)
有关钥匙、门和钟绳的事件	(258)
3. 主要的“冲撞”	(270)
“静悄悄”的葬礼	(270)
全国的钟	(280)

四 对照的历史

从推理出的感觉到发表的感觉	(305)
浪漫的钟	(306)
探索钟和钟的象征体系	(312)
无法忍受噪音和睡眠的权力	(317)
译后记	(330)



一 保卫音响身份

感官文化不可能革命

19 世纪钟的历史围绕着人们为它付出的主要代价而形成，大革命则凸显了这些代价。共和国的领袖们试图使钟不再神圣，他们限制其宗教用途，减少其感官影响，让庄严的钟只为共和国所用。同时，他们努力将钟世俗化，让镇政府对钟进行管理，使钟成为国家的一种参照物，为符合公民身份的活动敲打节奏。为了这些目的，他们否认各个集体所要求的**敲钟权**，否认让时空神圣化的需要，甚至要改变感官文化的状况。

在这个方面，共和国的政策往往要遏制关于私人生活的言论^①，反对对生活各阶段差异的日益关注，抑制人们在短暂仪式上敲钟的强烈愿望，因为短暂仪式同时使个体的存在和地域共同体组成单元的存在有了节奏。这种政策尤其能抑制人们表达对死者的崇拜，菲利普·阿里耶斯曾分析过这种崇拜的表现^②。

① 大革命期间，人们渴望通过承认个人自由来保卫私生活，而家庭的改变对私人范围造成了损害或威胁。关于两者之间的紧张状态，参阅林恩·亨特：《从大革命到大战》，第 21～51 页。载《私生活史》（菲利普·阿里耶斯和乔治·杜比主编），巴黎，色耶出版社，1987 年，第四卷（米歇尔·佩罗主编）。

② 菲利普·阿里耶斯：《人面对死亡》，巴黎，色耶出版社，1977 年。

稠密的声音网络

理解最初的冲突,估量它们在 1793 年至 1914 年间的演变,要求事先得努力想像。确实很难想像旧制度末期钟的情感力量。钟经常敲响,声音洪亮,钟摇摆着敲的情况增多,围绕着钟制定的法规复杂,教会规章多样,这些都让人很难准确重现当时的情形。所以,我在此只是简单概述,因为这个课题也没有完全进入我的研究领域。

另外,这一精神活动遇到另一个障碍:客观地估计声音信息的强度、形式和经常性不足以复原它在个体身上产生的效果。对钟声的接受同时取决于个体或群体感官环境的结构、注意力的形式和分辨的过程^①。

19 世纪是我们的观察点。这个时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材料。然而,想起钟要么失去,要么被人剥夺,加之渴望复原从前的情形,我们便常常在自己无法否认的怀旧情绪中回想。调查的性质和钟文学的性质本身决定着对过去的评价。对钟不感兴趣的人没有理由对旧制度时期钟声的感官力量产生兴趣。着迷于重新发现执政府时期的声音,着迷于浪漫派作家的极度敏感的知识分子们才会去估量钟声过去的庄严和洪亮^②。另外,追忆在一个不同的音响环境中展开,至少在城市,喘息的蒸汽机让音响环境更加咄咄逼人,但这只能激起人们的怀旧情绪。

钟文学最终融入一种话语策略,这种策略很容易领会,其目的是重现黄金时代基督教民族的过去^③。总之,这个概述的首要目标是描述古老的钟声。钟声能让我们了解 19 世纪的评价系

① 参看 A. 科尔班:《历史和感官人类学》,收入《时间、欲望和恐怖》,第 227~244 页。

② 参看下文,第 306~311 页。

③ 对此,年轻的皮大人对钟官能性的注意很能说明问题。例如皮大人:《有关夏尔特尔大教堂古代和现代钟声的历史概述》,夏尔特尔,加尼埃出版社,1841 年。